

电影笔记

他不是小溪，他是大海

——电影里的巴赫

贺秋帆

近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德国指挥家、巴赫代言人哈农库特的逝世和巴赫《马太受难曲》的中国首演，使我觉得有必要聊聊电影里的巴赫（1685-1750）。

先说说记忆中那些用到巴赫音乐的电影：《沉默的羔羊》和《英国病人》里有《哥德堡变奏曲》的同一段咏叹主题，《七宗罪》里警察图书馆摩根·弗里曼寻找神学著作时，画外是《乐队组曲》第三号次乐章“咏叹调”，《辛德勒的名单》里大屠杀间隙，一个德军士兵弹了段《英国组曲》、《挽歌》里出现过一段《赋格的艺术》，塔可夫斯基在《镜子》里，把《约翰受难曲》开首的合唱“主啊，你是上主”一段大大利用了一番，可谓意味深长。而《怒海争锋》里的医生，闲下来就喜欢拉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但这是穿帮段落，因为巴赫生前并不为人所知死后又不知所终的大无组曲手稿，是1889年由日后成为大提琴泰斗的卡萨尔斯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书店偶然发现的，拿破仑时代它又如何会被拿来演奏？

迄今最好的一部巴赫传记电影，我觉得是德国导演让-马里·斯特劳布夫妇1968拍成的《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的编年史》，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称得上另类。说它是巴赫的传记影片吧，它却把情节因素缩水到零，所有叙事内容，都由巴赫的第二任夫人安娜有一搭没一搭的旁白（来自日记）道出，诸如何时何地写了什么，离开哪里前往哪里去见了谁又

跟谁告别；说它是日记体影像记录吧（类似布列松《乡村教士日记》），整个电影的主体却由二十五段巴赫作品的演出片段构成，银幕上是一群着古装戴假发的演奏家和歌手，怀了虔诚和喜悦，传达着巴赫音乐里无处不在的感恩和仰望；因为通篇音乐的不绝于耳，说它是个浓缩了巴赫一生的复古音乐文本，或者说它是个学术价值当道，无限接近巴赫时代音乐空间的本真参照吧，它又时不时地插入几句伤感之言，“死亡带走了我们的长子和次女……又先后夭折了三个。”

最奇的是，片中的巴赫根据夫人日记的内容念出的台词，竟是单调到极点的照本宣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台词的指涉无论关乎当下心境还是对于未来的悲观展望，最后都在他那音乐的奉献中淡出，消散。若说这是极简主义的零表情叙事翻版，却又分明有巴赫内心争斗的强调，以及他难得一展的世俗苦闷，“关于是否接受圣·托马斯教堂乐长的职务，我犹豫了三个月……很多人只是为了生存，没有心思追求完美，更不必说音乐上的杰出表现……我现在的职位大约有700泰勒年金，如果死入比平常多些，收入还会增加，但去年就减少了100泰勒，在图林根，我还比这里多拿400。”

从魏玛时代的管风琴师，到克林姆时代的宫廷乐长，再到莱比锡出任教堂要职，在音乐从属于宗教和权贵的时代里，巴赫的生存境遇虽未明显改观——不能忽略的是，影片还以不小的篇幅，记录了巴赫和

教堂长老的一次无声对抗，这里可见出影片对于艺术家和权力的关系，存着追溯渊源之意——他的创作却日趋精深多样，但他始终只是一个有着世俗情怀的凡人，他最动人的生命姿态，就是他发自肺腑的谦卑，片中一段，是巴赫站在大键琴旁，语调平缓地说出那段乐史留名的论述：“通奏低音的终极目标乃是为了净化灵魂，歌颂上帝，音乐是与上帝通话的云梯，是天堂的奇迹……”随即在大键琴上演奏示范。这一刻，让人肃然起敬。

用什么办法来揭示巴赫离上苍越来越远？影片在严格的形式限制里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越来越频繁地穿插大自然的空镜头，到下面一幕，画面竟然是一动不动的白云和树林上下各占一半的一个长空镜头，画外唱的则是宗教康塔塔（一种独唱、合唱、乐队配合的音乐形式，歌词为路德赞美诗）《我醒来了》，这一段，不如说巴赫已经在内心做好了一切准备，以迎接召唤，所以我们才能理解影片最后一段关于巴赫之死的交代，何以会如此的平静——年迈失明的巴赫站在窗台边，用心灵眺望着远方，画外是管风琴奏赞歌《来吧，造物主》的合唱和安娜节制的旁白，“两次白内障手术均失败，只得由女婿笔来，写下最后一首奏赞歌，视力一度短暂恢复，不久中风，直到离开人世……”

这部在“德国青年电影基金会”帮助下完成的片子，恐怕不是为大众准备的，即使是巴赫音乐的热爱者，大约也未必能忍受那种古风古貌的刻板演出，可见影片的作者



《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的编年史》电影海报

者其实是要用作品跟外界的一切拉开距离，甚至是要让为数有限的观者，跟通过音乐所熟知的那个巴赫产生“间离效应”，以此凸现出巴赫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及其平凡背后的伟大。或许正是基于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考虑，影片选择了外形上跟画像相去甚远的荷兰著名大键琴家古斯塔夫·莱翁哈特来饰演巴赫，他最值得欣赏的演出，是《哥德堡变奏曲》第25变奏的独奏，那一段，他眼神里分明闪着对于权贵的深深蔑视。荷兰另一位年轻大键琴家鲍勃·凡·阿斯佩伦出演了巴赫的一个儿子。而本月刚刚逝世的德国乐坛强势人物尼古拉·哈农库特则出演了曾跟巴赫学习的克滕亲王，在片中拉过一段大提琴，但“因为迎娶了某公主，音乐興味大减”，王公贵族的庸庸风雅，由此可见一斑。

本片片名虽指安娜日记，但巴赫也有一套名为《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的笔记簿》的歌曲集传世，里面所收是他写给妻子的十首歌曲，所以片名设定，不如说是强调妻子视角里对那个平凡巴赫的一种深情回应，自然，也只有把巴赫放回朴素的平凡人情世界，才能真正显出他心灵的伟大，我们也能领悟贝多芬那句名言的含义，“他不是小溪，他是大海。”

反智的狂欢

朱夏楠



“引力波”火了。为了表现我国民众智慧的与时俱进乃至超前，五年前一则节目的视频近期上了头条。标题裹挟着强劲的声讨之势：五年前他提引力波被嘉宾嘲讽，如今他们都欠他一个道歉。“初中学历”“下岗工人”等词汇与高大学物理学术语结合在一起，在最新发现的“引力波”正像明星般大受追捧的环境下，这位求职者郭先生不无意外地被包装成了一位出自草根的科学先行者，然后始料未及地引发了一场反智的狂欢。

在这场狂欢中，官方的学科权威被民众质疑，一群门外汉以真理与正义之名审判专业人士。多么似曾相识的一幕。反智主义并非中国独有，事实上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提出。从狭义上来讲，反智主义指的是在现有知识理论有权威界定的基础上，一种悖逆真理，违背正义的态度，它是错误的、被谴责的，需要权威来正确引导。

而在网络时代，这种态度更加肆无忌惮地彰显出来。在海量信息潮中，热点新闻一浪接一浪，发送信息之快捷与便利促成了新的传播理念：围观就是力量，转发就是撑腰。数以亿计的网友们受其感召，带着一腔热血与使命感冲锋陷阵，为真假莫辨的事由与观点站队列阵，摇旗呐喊。然而这个战场的复杂性在于，你何以知道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你所获知的一切不过是经过处理的信息，在真相与信息中间无法越过媒体这一中介。

这个战场的恐怖在于，即便你不小心助纣为虐了，也能因同盟者规模的庞大得以安全隐身，并且否认自己点击鼠标转发时触动的传播力量。甚至以“动机论”为自己辩护：我的出发点是好的，至于后果并非事前所能预料。由此，便极易造成真相雪崩式的坍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这是二战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我们对此耳熟能详，却忽略了自己成为谎言帮凶的可能。或许，这也不能怪我们自己。《怀疑论者》杂志创始人Michael Shermer在TED的一次演讲中说，“相信是一种自然反应，是本能的一种，我们就是会去相信，相信各种事情。相信是自然的，而不信、怀疑、科学都不自然，那很难，因为拒绝相信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换言之，“轻信”根植于全人类的基因中（可以回想下，历史上有多少的谣言物行无阻，因此试图将这一问题归

咎于民族素质的，谨慎之又谨慎），盲从是本能，而理智却是反自然的。

在争论中，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勇敢的质疑者，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跟风者。他们追随轻信的是另一个意见领袖，喜欢以挑战权威的方式来彰显自身的价值。可他们本身的素质与水平并不足以讨论一些宏大专业的论题。如错综复杂的政局，如类似于“引力波”这样的专业议题。这些作为爱好私下讨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非要寻求权威的支持，那么首先，请你的成果应该与权威给出的尊重相匹配。

回到这段视频，毋庸置疑，主持人与嘉宾欠这位郭先生一个道歉，为他们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傲慢与轻慢，为他们甚至去做任何他感兴趣的求职者以尊重。他们优越感满满，用象征性的几千块钱来显示自己的慷慨并将其打发走，像对付一个可怜的乞丐。

但是仅此而已。个体的选择从来都是自由的，只要没有危害公众，那么他有权去做任何他感兴趣的事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郭先生所代表的民科（民间科学家），既非官方上的科学爱好者，亦非官方科学家，他们往往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却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因此不能与其进行基本的学术交流。”（来自百度百科）因此可以想见，即便官方科学家能够给出的尊重，那也是针对“人”而非所谓的民科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狂欢中，最为人诟病的当是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五年前，让郭先生走上这个节目，却将之作为小丑加以摆布以提高收视率。五年后，又让这件事情以“翻转”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博取噱头。

于是，个人的行为被放大，围观加转发让对绝大部分对物理学毫无研究的网民冲进了这场狂欢之中。尽管娱乐节目的底线一直低于严肃媒体，但它本质上依然应该是一个社会公器。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器如今争相扮演着丑陋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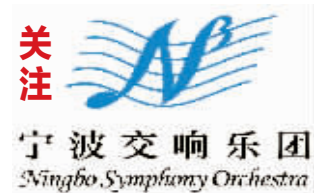
刘慈欣在《三体》中说，“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在媒体放大效应下，对科学的傲慢一览无余。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动了动小指头，却忘了那根压垮骆驼的稻草，可能正是自己放上去的。

一个航天研究院的朋友说，真的科学不需要围观的群众，他们由智者撰写，出现在千千万万群众的教材里，予以绝命的一击——“这是公理，请理解并记住”。

冷静而冷酷。在科学前进的道路上，他们有自己的规则。群众最大的支持，也许是给他们腾出空间。

热点新闻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但是反智主义的生命力却惊人的顽强。若是可以，在冲锋陷阵前，不妨先让自己冷静一下。

交响乐团的管乐团



管乐团是指由一群铜管乐器、木管乐器与打击乐器所组成的器乐合奏团体，一般不包括弦乐器。管乐团始于15世纪的德国，是军团生活的常备部分，后传至法国、英国和新大陆。

15至18世纪，欧洲许多城镇有自己的乐师或歌唱团，在特别的节日表演时，木管乐团常加入肖姆管和长号两项乐器。18世纪、19世纪时，英国业余的铜管乐团包含许多新的铜管乐器。各种组织均有其代表性组合。

19世纪中期的美国，以吉尔摩的乐团最为著名，他的继承人亦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乐团指挥和作曲家，创作了许多受欢迎的进行曲。以艾灵顿公爵和贝西伯爵领导的大乐团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音乐类型。与其他乐团不同的是，弦乐器（如电吉它等）在摇滚乐团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管乐团主要演奏乐器有木管：长笛、短笛、单簧管（黑管）、降b萨克斯、降e萨克斯、小萨克斯、巴黎东萨克斯；铜管：次中音号、上低音号、中音号、圆号、长号、大号、小号；打击乐：大鼓、小鼓、镲、锣、定音鼓、架子鼓；键盘乐器组：钢琴、手风琴、管风琴。（陈青 整理）

度阁觅趣

“王升大”的镇馆之宝：“多一点”

海客 文/摄

大凡博物馆，都有各自的镇馆之宝。日前去位于鄞州区高桥镇的“王升大”采访，馆长王六宝一听笔者打探“镇馆之宝”，咧开嘴笑了：“阿拉博物馆里陈列的，有早年农民雨天穿的蓑衣，有扬谷用的风箱，有碾米用的捣臼……可这些都是早年乡村随处可见的寻常之物啊。”思忖半晌，王馆长跑下楼去，从堆满老式田作农具、碾米榨油工具的展厅里捧出一只木头盒子，打趣道：“这只米升子，劈开当柴生煤炉，料都不够用。但算算年纪，倒也有100多岁啦。”

笔者细细把玩那劳什子，约20厘米见方，由木头合角斗榫制成，口方腹鼓，黑不溜秋，油光发亮，岁月沧桑一眼可辨。“阿拉王升大博物馆作为粮、油、酒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基地，主要展示米食制作以及榨油、酿酒的传统生产工艺，是江南农耕文化的一个缩影。镇馆之宝谈不上，这只米升子倒是有一段故事好讲。”王六宝像讲书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米升子，量粮食的器具，容量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担。旧时，人们去米店买米，米店老板先从米缸里满满舀起一升米，然后将高出木升部分的米，用米尺沿升口抹平，是为一升。老板手持木升舀米时，顺手将大拇指压在米



木升量米示意图

丛里，这样卖出的米不知不觉间就“省”下了一拇指数量，这是米店行规。

王六宝是“王升大”的第四代传人，他说他的祖上做生意不但不搞这种“潜规则”，还反其道而行之。

“光绪年间，我的阿太王兴儒，在鄞州西乡的风吞开了一家‘王升记’米店。阿太开米店有一条独门生意经：给人‘多一点’。在他看来，客气生财。为此他总是告诫家人和店里伙计，来米店买一升或两升大米的，大多是买不起成斗米的穷苦人。遇到这样的顾客，量米时米尺不要一把刮平，务必多留一角

米，算是赠与。”为让家人和伙计记住这条店规，王兴儒在米升子上刻下“王升记米店”一行字，并特意在那个“升”字的一竖上多加了一个点，寓意“多一点”。久而久之，米店的口碑越来越好，远近乡邻觉得“王升记”的米升子要比别家大，不知不觉就把“王升记”叫做“王升大”了。

“说起来蛮有意思，因为良心好，还成全了我爷爷的一桩姻缘呢！”王六宝带笔者来到博物馆展厅，指着一条两头尖尖的鸬鹚船，又讲起了另一个有趣故事。

“我阿太的米店开在风吞，其实他的老家在鄞州集士港王鸬鹚王

家（今集士港镇万众村）。当年王家的附近还有一个叫曹家的小村子，村里有个大户人家，经营着一家榨油作坊——曹家油坊。曹家人将盛满菜油的七石缸放在河边，便于客商坐船前来提货。却说清末民初的一个夏天，曹家佣工阿庆手持大锤劳作时，不慎击碎油缸。眼看着菜油从破洞里汩汩流入河中，阿庆束手无策，急得号啕大哭。就在這時，我阿太王兴儒划着鸬鹚船正巧经过（阿太一度以捕鱼为生）。目睹此景，阿太急忙划出船舱里的全部鱼和水，渔船靠岸接住了不断从七石缸里溢漏下来的菜油。事后，曹家油坊老板对阿太的善举自然是感激不尽，当得知我爷爷尚未婚娶，心想：有这样善良的父亲，必定会有不错的儿子，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待字闺中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我爷爷，并把“曹家油坊”作为女儿的嫁妆。曹家的独生女儿，后来就成了我奶奶。”王六宝说，如今上了一定岁数的王家村老人，仍记得这段“舍鱼救油”的传奇佳话。

因为有了给人“多一点”，进而获得“双赢”的经营理念，“王升大”从清朝光绪年间到上世纪50年代，生意红火，经久不衰；因为乐于助人，王家米店、曹家油坊双璧合一，成全了一段美好姻缘。“如果非得推个镇馆之宝，那只米升子、那条鸬鹚船就是王升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是祖上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王六宝说。

甬上展厅

月湖之畔书画香

近期，位于月湖边上的潮苑和群星展厅分别举行“书韵兰心”2016年宁波市女书法家书法作品展和“四时幽赏”邵志伟中国画作品展。

三月，春风拂柳的季节，有女性朋友的盛大节日。宁波市女书法家协会再一次选择在美丽的月湖之畔，用女性特有的惠质兰

心来诠释雨城的悠长书韵。

1960年出生的邵志伟，宁波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专业结业，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20多年来，其创作的《秋韵》《梅竹清音》等十多件作品入选全国、省、市展览，并赴港澳展出。两个展览分别于3月底和3月14日结束。



▲图为宁波市女书法家书法作品。（周建平 摄）



▶图为邵志伟中国画作品。（周建平 摄）